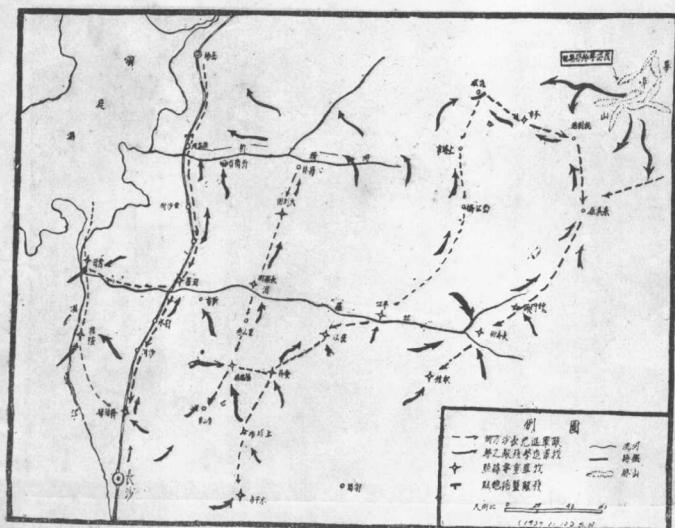


立 王 大 國 數
登 錄 共 數
nb8245



影合光顯長部副董與軍將誠陳官長令司區戰×第
攝光廊處傳宣際國



圖勢形戰會北湘敵我



影合團者記籍外與軍將生健白任主營行南西

攝光 鄺處傳宣際國



影合團者記籍外與軍將陵伯薛官長令司代區戰×第

攝光 鄺處傳宣際國

湘北之戰 目錄

一、縱談湘北戰場

二、敵人沒落的弧形線——從隨棗會戰到湘北會戰

三、「板垣戰線」與汪逆陰謀之破產

四、湘北之戰

1. 贛道難行

2. 幕阜山脈的戰鬥

3. 戰營田

4. 新牆水正淺

5. 「中國軍四面設伏，速退！」

6. 逐十八萬寇軍如驅羣羊

湘北之戰 目錄

湘北之戰目錄

二

7. 會戰日記

五、勝利原因之檢討

六、領袖無任嘉慰——領袖怎樣告訴我們的

附錄：

一、陳司令長官答記者問——中央通訊社

二、舉國騰歡祝大捷——中央日報

三、論湘北之勝利——掃蕩報

四、湘北大捷之意義——大公報

五、湘北戰局的新認識——上海申報

湘北之戰

一、縱談湘北戰場

右翼通城南下的敵人第三十三師團，已經盤踞平江縣城，西竄抵新安市，左翼和正面約有四個師團主力的敵人進佔到福臨鋪以後，分爲數十個縱隊，兼程向南急進，九月三十日長平公路上的甕江、金井，高橋諸鎮，都先後發現敵人的先頭部隊，分股東西進擾。長沙的外圍戰線距離長沙祇剩下二十公里，湘北會戰已進入最緊張的階段了。敵人的砲聲殷殷傳入長沙市，長沙東十里東屯渡的浮橋已經拆去，河水靜靜地向着瀏陽瀉流。

苦心策劃的佈局已經出現在眼前，十月一日，陳司令長官蒞臨前線，抓住這轉瞬即逝的機會，率令全線大軍以千鈞一髮的威力向敵人「反擊」！忍耐着十二天的旺盛士氣，迸發爲殲敵的無上勇敢和精明，二十萬中華男兒全像猛虎撲羊般向着仇寇索取生命的血

債。這是湘北會戰的一個總轉紐。敵人從此如滾石下山，一蹶不振，全線動搖以至潰亂不可收拾。中央社記者在三日早晨從長沙發出一個美麗而愉快的電報，表現出戰地新聞工作者那種罕有的舒暢情緒。

「連日湘北我軍反攻奏捷，長沙附近人民聞訊莫不歡抃，湘江碧水平靜，一如前綫戰事之穩定，嶽麓巍然雄峙，漫山紅葉，似在含笑爲我忠勇將士慶祝勝利，古寺疏鐘，不時敲破此名城之岑寂。記者處此，愈覺長沙之可愛，尤深信其偉大難撼也。」

長沙是可愛的，偉大難撼的。長沙可愛在山水景色，風景人物。夜雨瀟湘，素爲古人所稱道，對岸嶽麓青葱疊秀，松竹夾徑，冷泉清澗，烟樹渺茫。湘江裏風帆上下，長沙是一幅圖畫。但是東西五百餘里，縱深一百餘里的湘北戰場却更可愛，更偉大難撼，這不僅因爲湘北戰場有許多值得我們流戀忘返的地方，豐裕富足的物產，而更因爲二湘有三千萬勇毅敢任的人民和二十萬堅強如鉄的祖國衛士。薛岳將軍在戰事正劇烈進行時，馳

馬外圍各綫巡視一周，北向指轡而說：『敵人如踏進長沙外圍，付下你最大的代價！』

岳陽東邊的洞庭湖，是擁有面積八千六百萬公里的淡水湖，她從西面引來了湘，資、澧、沅、四支大河的水流，蔚為長江下流水量的調節器。湖中君山屹立，登臨遙望，烟波浩翰如海，可盡洞庭之勝，自從敵騎踏入岳陽城後，這東西百餘公里的水面便變為敵艦縱橫的世界了。洞庭南岸灣曲錯雜，港口很多，淺水艦砲火可達陸地，乃成為敵人營田登陸迂迴泊羅，在歸義會合鐵路正面的敵人東犯新市，一點深入至一百六十里。

右翼通城的敵人為呼應這五百里遙的進征，同時沿公路綫踏入崎嶇曲折的山地。那里是我們的幕阜山脈，冲天而起的是有名的嘯嶺和九嶺，公路從山麓如蛇一般蜿蜒上山，到山頂要經過八條平行旋綫。公路左右是連綿不絕的叢嶺深澗，這橫亘百餘里的山脈，是我們游擊戰士的天地，敵人忽忽越過主峯奔向平江城去了之後，曾因為這條通道的受我截斷而用飛機輸送被圍敵軍的糧食。十月五日為慶祝我們的勝利，我湘北的軍民健兒曾高登這三千公尺的九嶺，於秋月皎潔下歡騰唱歌，者達數千萬人。

新牆汨羅二河流淌在幕阜山與洞庭湖之間，水色清碧，使人願意把身子永遠浸在裏面，水少時泛舟，河底沙石歷歷可見，水淺處跋涉可過。新牆河長約八十里，發源於幕阜山北麓，上游名昌水，西流至揚安橋曰沙港，至三港嘴與油港會合，始名新牆，再西流入洞庭，與汨羅江同爲湘北天然壕塹。湘北之戰開始時我敵第一綫就是東起于湘鄂贛界上的九嶷，向西延伸，經大雲山北麓，以新牆河支流的油港爲界，再西循新牆河至鹿角止。全線的面積，計算起來，約倍於敵人的九洲。

通城南行五十里，到湘鄂交界的上塔市，這百餘戶的小鎮，隱藏於公路左邊二里路遠的地方，它是湘鄂二省交界處的惟一鎮市，自從敵騎踏入通城以後，已是通城平江間公路上一個很重要的軍事據點，上塔市南下二十里，是南江大橋，橋下是淙淙西去的汨羅江水，橋寬約一百公尺，嚴壯偉大，給南來北去的人們留下深刻的回憶。南江橋再行百餘里就是平江城，平江的茶是湖南有名的產物，居民的淳厚可愛是別處所僅見的。平江西百里左右是鐘獻、嘉義、和長壽街，稍北就是龍門廠，是我們把甘粕師團包圍殲滅

殆盡的地方，也是湘東北風景最秀麗的地方。平江東行經甕江到全井，那裏是湖南有名水神楊將軍的出生地，至今尚有楊將軍的祠堂，據說還供奉着楊將軍的玉身。稍南即撈刀河，便是楊將軍追斬逆龍失落大刀所在，想不到這撈刀河竟成今天敵人被我圍擊後走頭無路時投水自殺之處。

自岳陽經長樂河街和福臨鋪到長沙有一條闊約七八尺的古道，夾路草樹，依稀人家，間或點綴一二所黃色廟宇，顯得荒涼而蒼老了。福臨鋪是一個較熱鬧的市鎮，汨羅支流繞鎮而過，常有舟隻來往於新市之間。因為正面的鐵路早經我們折毀，長平公路亦都澈底破壞，臨福鋪遂如夢一樣地糊塗起來，敵第六師團被我們包圍後突圍時迷路好幾次，後來外籍記者團雖帶着嚮導也走誤了二次路。

湘北多小河，而大都是急湍淺川，河邊二三里輒有利用水流的風車，車聲不時作有節拍歌唱，放送於碧綠的山野裏。河傍十九是岳陵峯巒，起伏於兩岸數十武以外，這一河流穿插於山嶺中的地帶，誠白刃相見的大好戰場也。左翼正是「中國著名之湘北產米區

「，年產三百萬石至五百萬石之間，今年「更擁有農業史中最豐盛的收穫，足敷本省兩年之用，同時并能輸往贛黔兩省」（美聯社記者馬丁電）。因為湘北如此可愛，才成其爲如此難撼，湘陰、長沙和平江三角地帶，真是整湘北可愛和難撼的縮影，三萬敵人的游魂，也有其哀思野遊之地了。

敵軍沒落的弧形線——從隨棗會戰到湘北會戰

「攻擊軍至某一時期，其攻擊之能力，最爲旺盛，可稱爲攻擊頂點，過此則日益縮減，守軍則過此頂點，爲愈戰愈強」——克勞塞維克茲——

最高領袖在二年前「爲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民衆書」上曾經說過：『吾同胞須知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爲我國積極進攻轉守爲攻之轉機，且爲澈底抗戰轉敗爲勝之樞紐，決不可誤認爲戰事之失利與退却』。時間實在是真理的惟一的證明者，這句話僅僅經過這末一些短短的歲月，便完全被證實了。武漢會戰時，敵人到達了「攻勢頂點」，武漢會

戰後，敵人便「日益縮減」，而我們呢？却愈戰愈強！我們愈戰愈強地前進，必至由相持而超過敵人，反攻而驅逐敵人。這是說的什麼呢？這就是二期抗戰。這就是最後勝利。這就是中日戰爭的史程。

在敵人自認隨棗會戰失敗之後，「五月攻勢」簡直成爲敵人自己一個最可羞恥的名詞了，五月初石榴莊正紐，敵人在豫南鄂北調集了三個師團和一個旅團的兵力，分三路向東進犯，意欲下襄樊，略宜昌，囊括南陽以東地區，西北出老河口威脅漢中迂迴西安。右翼一個師團經銅柏掠唐河，正面一個師團和一個騎兵旅沿大洪山直奔隨棗，左翼一個師團強渡漢水掠鍾祥。五月十日敵軍部大放厥辭，謊言在襄樊區域包圍我二十師兵力，大部即將殲滅，十二日我全綫反攻，展開東西百餘公里南北七十餘公里全面激戰，血戰二晝夜，鄂南敵二千輕騎悉數授首，至十四日克服新野唐河，十六日克桐柏，淮河店，岳口，皂市，十八日克棗陽，二十三日克隨縣大嘖，敵人以日行百五十里快速退却，竄回原陣地，死傷約在二萬左右，襄花公路上屍積如山，一時汽車無法通行。而我歷

史上素來爭戰之地的襄樊古城，却依然懷抱着漢水，泰然無恙。二十六日敵發言人沒有再提大洪山「包圍華軍二十師」的話，却說：『日本軍之所以撤退者，係因中國軍數目過多，衆寡不敵，且該地勢易於防守，日本軍輸送軍需，亦因華軍活躍，頗感困難。』

重蹈覆轍的悲劇在戰史上不勝枚舉，時隔四個半月，正當洞庭湖流域金黃的稻子收割以後，敵人又重演了一次悲劇。比隨棗會戰更是慘烈。陸軍的「色當」戰略，繼空軍的「杜黑主義」而完全破產。五三，五四，遠襲重慶尙可爲長眠於大洪桐柏山麓的「怨鬼」作青枝竹葉的招搖，而今湘北山地却是遍野敵軍暴屍於秋陽夜露之下，十月三日中國神勇空軍飛翔於武漢上空，鐵彈如狂風暴雨般傾天而下，以九十九架敵機作三萬敵軍的陪葬之禮。敵軍部發言人却說：『日方自始無佔領長沙之意，近來集中於湖南東北之華軍達二十四萬人，日軍之目的即在予以嚴重打擊，自日軍開始以來，日軍之目的既已到達，故現在撤退至九月十五日以前之原陣地，至於華方所宣稱之勝利，僅僅日軍自動撤退』。不知恥的敵人，今後將永遠落在這套可憐而難以自圓的邏輯中了！

十月八日上海大美晚報社論說：「湘北之戰，華軍確實已獲壓倒之勝利，時間之因素，已與華方有利，華方統率部遂可對日軍實行主動之戰略，此種現象，現已愈益顯著，長沙之戰，將來當可在中國歷史上成爲著名之一役，而爲中日戰爭中一大轉捩也。」這使我們想起蔣百里先生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裏說的話：

「世界上沒有像我那樣同情於日本人的！」

一羣偉大的戰角，正在那裏表現一場比 Hamlet（註：莎士比亞所作劇本）更悲的悲劇，在旁觀者那得不替這悲劇的主人翁，下一滴同情之淚呢！」

這敵人沒落的弧形線正在低伸下去。隨棗會戰是這弧形綫沒落的開始，湘北會戰却是一個最大的推動力。這弧形綫的終結是敵國整個的崩潰，死亡與飢餓的深谷。何應欽在中央抗戰建國紀念會所報告的統計數字：是織成敵軍沒落線的經緯。看吧！

『截至本年六月底爲止，敵軍傷亡及被我俘虜敵獲戰利品：計有書面數字，確鑿可查者，略如：（一）敵軍傷亡共九十一萬七千一百餘人；（二）俘虜敵僞軍共八千五百五十五

人；(三)敵空軍飛機被我擊落損毀者，共七百一十六架，其因飛行失事損毀者，至二十七年底止，共為二千二百餘架；(四)敵海軍艦艇被我擊傷及擊沉者，共六百四十四艘；(五)敵戰車裝甲車被我擊壞者，共一千三百〇二輛；(六)敵大砲被我擄獲者，共五百八十六門；(七)敵機關槍被我擄獲者，共二千六百一十六挺；(八)敵步槍被我擄獲者，共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五枝；(九)敵軍彈藥被我擄獲者，共五百三十七萬〇一百七十四粒；(十)其他如戰刀，戰馬，鋼盔，觀測器材，毒器筒及其他零星兵器器材與輜重裝具等，不計其數』。

湘北會戰的勝利，就過去言是空前的勝利，就將來言是繼續勝利和擴大勝利的基礎。西尾壽造正逢此中日勝敗「轉捩」的當口，其免不了歷史所給予的「沉默的榮譽」了，「板垣戰綫」抱着無限怨悔逝向渺茫的過去。

在遠東大陸沒落着一個自尋死路的日本，同時將站起一個矯捷健壯的中國，繼續其五千年祖先創造之光輝燦爛的歷史，以博大仁愛之文化，恩澤於世界人類。

三、「板垣戰線」與汪逆陰謀之破產

敵人攻略武漢三鎮以後，已經超過了「攻勢頂點」，一年半的光陰，敵軍葬身於中國大陸上的數目已近一百萬，但是以後仍舊要維持一百萬駐軍，以保障其已佔領區域的安全。這迫使敵人在佔領武漢以後不得不把政治和經濟進攻提高到主要地位，而把軍事進展移到次要了。其實敵人佔領武漢以後，決沒有越過粵漢路以西來撼搖我們後方民族復興根據地的可能，就是敵人自己也已感覺到以軍事力量征服中國是沒有希望的。我們記得本年三月四日重慶大公報曾經刊登過一篇汪精衛通敵賣國的所謂「汪平沼協定」的消息，在軍事方面汪逆提出如下的建議：

「日本應速趁中央整軍未就緒前猛力進攻，完成下列作戰任務：

甲、華北方面：應攻佔西安，以包圍四川，并截斷中俄之交通；

乙、華南方面：應速攻佔南寧，以懾伏廣西之抗日勢力，并截斷安南廣西之交通；

丙、華中方面：應速攻佔南昌、長沙，截斷贛湘路，進佔襄樊宜昌，以控制湖南四川之咽喉。

「日本軍隊進至南甯、南昌、長沙、宜昌、沙市、襄、樊、西安時，汪將再發表聲明，一變從前勸蔣和議之舉，而自動出來收拾殘局，但日本軍事行動，至遲於五六月間將做到進至上述所列之地點。

這種毒辣的陰謀，和西尾板垣來華後所說的「板垣戰線」，是相節合的，「板垣戰線」的目的在攻佔長沙、衡陽、西安、宜昌及北海諸據點，完成徹底封鎖中國，達到早日結束中日戰事的迷夢。西尾壽造和板垣四郎就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和參謀長，原想以其陸軍少壯派的聲勢，集中力量佔領中國若干重要據點，然後牽着汪精衛粉墨登台，完成其「征服支那」的夢想。沒有想到在南口、台兒莊屢次打敗仗的板垣四郎仍是一籌莫展，步隨渠會戰的後塵，在湘北折師潰兵，一無所獲。

替敵人着想，目前能佔領長沙，真是好處太多了。佔領長沙，南下可以攻衡陽，打通

粵漢鐵路，東可以繞株州包圍，至少隔離三九戰區，西可以陳兵湘西，呼應鄂中敵人進攻宜昌。長沙是湖南的省會，湖南是中國著名的產米區域。敵人今年正鬧着嚴重的糧食恐慌。如果佔領了長沙，「板垣戰線」至少已經成功了一半，汪逆精衛趁此出來組織偽中央政權，真不出一個好機會。這樣，在政略敵人亦可繼續其「以華制華」的奸計，不費代價獲得中國大陸的一切物資。但是敵人沒有想到中日戰史已經寫到後半部，日趨衰微的敵人面對着一個日益強大的新中國，歷史已安排好一定的道路，敵人以戰略和政略寄托在僥倖的軍事投機，其失敗是無可避免的。而這一失敗，又注定了敵人戰略和政略更大的失敗。

在湘北會戰後的幾天，西尾板垣於敗戰之餘，召開軍事會議於南京，歷時三天，電呈東京大本營：「職下（西尾自稱）等所領導之南京軍事會議，僉以中國兵皆精銳，將盡奇才，若求速戰速決，則彼此將同歸於盡，不如修正戰術之一部，改速戰速決為穩打穩進。」（見十月十九日天文臺篇首論）中國「兵皆精銳，將盡奇才」出之於敵人之口